

# 思州文学

*SIZHOUWENXUE*

2004 年卷（总第十二期）



# 思州文学

景福令主编

**SIZHOUWENXUE**

2004 年卷(总第十二期)

## 《思州文学》杂志 2004 年卷(总第十二期)

---

主办单位:贵州省岑巩县文联

社 长:黄德华

主 编:景福令

编辑出版:《思州文学》杂志社

地 址:贵州省岑巩县文联

电 话:0855—3574943

邮政编码:557801

出版日期:2004 年 9 月

登记号码: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

黔资字第 330 号

价 格:每册人民币 16 元

# 目 录

## 思州风

- 柳文坤→贺龙军长在岑巩 7  
黄透松→冯其庸倾情岑巩山水 9  
景福令→神秘诡谲的千古岑巩考 162  
柳文坤→冰清玉洁陈圆圆 101  
黄德华→陈圆圆陈列馆在贵州岑巩马家寨落成 104  
叶迎春→剿匪英雄的诗篇 157  
李晓夏→神奇的岑巩 13

## 岑巩风采

- 柳文坤→追求卓越 打造黔东明珠 151  
崔艳景→在奔跑中显峥嵘 153  
杨云鹏→余热真谛 155

## 散文

- 杨村→向往天堂之门 3  
王梁→散文二篇 27  
柳文坤→感受凤凰 110  
龙宁英→风雨锁卫城 106

谢玉和→散文二篇 113  
杨光磊→耕耘艺术人生 146  
莫屈→怀想思州 149  
肖文芳→散文二篇 138  
景福令→黔东行 132

## 诗歌

[美国]斯坦利·库涅茨著 张子清译→诗歌四首 1  
景戈石→革命方向 49  
杨事柱→诗歌两首 140  
田晓颖→夏季随想 143

## 评论

牛学智→诗歌骨头与《革命方向》在喊叫 93  
妖艳红→评论二篇 121  
杨念一→文艺就是经济 119

## 美术摄影

王蒙→刊名题字  
王梁→王梁作品选  
景戈石→封面、封底及版式设计

本期责任编辑：景福令

## 诗歌

# 诗歌四首

[美国]斯坦利·库涅茨 著  
张子清 译

## 一再！一再！

爱情又敲我的房门：  
我扔给她一桶骨头。  
从每根骨头里跳出一个士兵，  
他把我当作陌生人朝我射击。

## 制度

那群混蛋  
匆匆忙忙穿过大门  
以国家法令的面目  
出现。

## 老调

我名叫所罗门·利未，  
沙漠是我的家，  
母亲的乳房多刺，

我没有父亲。  
沙漠低声说,分开,  
石头教导说,坚强。  
我在路边跳舞,  
为生存而欢乐。

## 黄昏

我惆怅地在房间里等待。  
喂饱了的容光焕发的  
一头头狮子集合在  
角落里睡了,消失了。  
我一身茶色,等待某个人。  
时间流过窗户;白天把它  
最后亮亮的血洒在木板上。  
一只纱罗似的灰色大飞蛾  
收起翅膀,坐在夕阳里。  
它坐在我的心上,我的心  
愈来愈暗,从它被刺穿的  
核心里滴不出蜜汁,但是  
喂了我的双手和两唇。  
月亮,月亮,已到门边!

[作者简介]斯坦利·库涅茨(stanleykunitz,1905—),男,美国当代诗坛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系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美国诗人协会会长,纽约“诗人之家”主席等,一生获如普利策、波林根等若干诗歌奖项,更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受爱戴的诗歌教授,著有《智性物》等数部颇有世界影响的诗集。

## 向往天堂之门

杨村

就像一些遥远的王朝迁都一样，许多乡村和城镇，也在择善而居。感动心灵的故事，便不断演绎而来。

那时候，我来到国道 320 线的一座桥头上。我的眼前忽然横过一道亮光。那是一片崭新的市廛，鳞次栉比。一条宽敞通衢，在市廛中无限延展。古老的舞阳河，从西边奔流而来，穿过桥洞和市廛。时间与空间在这儿凝结成点，历史与现实在这儿凝结成点……

那是一个叫新兴的地方。曾经是一个小小的村落。现在，她是一座县城，一座崭新的县城。

那座县城叫岑巩。

这是一座从尧舜时代走过来的县城。唐武德元年称思州，元置思州军民安抚司，民国二年称思县，民国十九年改为岑巩县……太久远了！在这久远的通衢里，我们无法回首与拾掇往事。我们需要静静地坐下来，一年，两年，三年……十年。我们慢慢地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清理一下绵延而来的文化脉络，然后轻轻地踏向这片古老的土地，小心翼翼地抚摸那些残破的遗迹，一股蕴藏久远的气息从地层深处潜溢而来，就像一串点子清晰的足音得得而至，重重地敲在人们的心坎上。我们不得不仰止高山。我们不得不垂首参拜。一片令人



为之崇慕和神驰的风水宝地呀！

得得而至的，正是那片叫岑巩的县城的历史足音。这得得之声，让人一听到它，就无比的深重和清晰；让人一听到它，就会自觉地参阅和崇拜。

随意站立在一处松林密集的山尖，放眼一望，苍山纡起，幅原辽阔得令人惊奇，地缘广大得让人神往！我几乎发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站在山尖上，或是穿行在散漫着陈香的故纸笺上。而平静地梳理时，我们却又发现，它是七零八落的，它在时间长河里，曾经像一块肥肉一样，让人割过去，划过来。只是其荡迭的因由，总让我们捉摸不透。

把思州府设在那个重山环抱河溪曲流的思暘故地，其因由也是令人难以琢磨的。对于皇室显贵而言，要利其治；对于黎民苍生来说，要利其生。这实在都是举足轻重的事情。不但要有美好的愿望蓝图，而且要对于前锦有许多深谋远虑，那确实是很费周折了。而将思州府定在思暘那儿，则是一次颇具慧眼的决策。

就像人类为自己寻找一扇通往天堂之门，之后，把一座古城建设成人间天堂。或许，思州府正是这样把一座古城修建在思暘那儿。

我去参拜思州古城的时候，岑巩县城已经迁到了新兴。在思暘那个地方，只是思暘镇的驻地。公路是曲曲弯弯的，汽车穿行在一条幽深的峡谷里。我的心情开始有些激动起来。我神思已久的古城，就要展延在我的眼前了！然而没有。当汽车轻悄悄地从文笔塔下溜过的时候，思暘镇到了，黑压压的一片。卖土特产的市集，卖小百货的门铺，都铺排着，展延着，一阵阵嘈杂声响。那或许是古城的遗风吧？而渐向深处时，在窄小的街子两岸，一些别致的建筑物庭院深深地敞开来，让一棵古木证实着它在那儿的一度辉煌，之后历久经年。忽然间，我感到一阵古风从历史深处吹来，于是模糊了唐宋的烟雨……

参拜思州古城，于慧者而言，须走向一座小小的山尖。小树临

风，曲径迂回。那位深谙思州的老者，两手挥动着。从挥动着的双手间，从缓缓的简洁的叙述里，那些关于思州的阴晴圆缺便从绵延的峡谷中流淌而来。于是，飞凤山以美人的流瀑般的长发向思州府铺延而来，峨山、平顶山、点灯山、思山、龙塘山俯仰生姿；龙江河、小河从遥远的高山流来，汇聚在思州府城下。群山环抱，两江暗合，思州城就像一枚明珠，闪闪发亮……

王者总是想将自己的世界缔造成一座天堂。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想像勾勒一处仙乡，而后以劳动者的牺牲为代价，索图垒筑。黎民对于天堂的向往也期之切切，所以，累此不疲。从明永乐十一年起，思州府知府崔彦俊开始筑土城之后，一次一次地毁弃，又一次一次地垒筑，城池一次比一次垒高，一次比一次加长，一次比一次坚固，以致各种垛口、城楼、高楼、铺间，遍布城池。各种亭台、楼阁、寺庙、祭坛、殿宇、庵堂、道观、宝塔、宗祠也雨后春笋般地在思州府那儿垒筑而起，至今能数出名字来的，还有文庙、天后宫、关帝庙、文笔塔、文昌宫、芝兰亭、观音阁、省耕亭、禹王宫、关山庙、朝阳寺……100 来处。闭目一想，灯红酒绿，香声满城，真是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于王者而言，那是他们缔造的天堂。于黎民而言，那是自己垒筑的地狱！

于是，曾几何时，历史的烽烟弥漫而来。那些威武的城池，那些光艳的亭阁，一夜之间纷纷伏倒，王者从此销声匿迹……

在参拜思州古城的时候，我始终在想：真正的人间天堂在哪儿呢？

……沉迷于历史的烟云，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参拜思州古城的短短的一个上午，我仿佛穿过一条悠远的时间邃道，去寻觅一扇通往天堂之门。然而，我失望而返。在残破的遗迹之中，那些所谓的人间天堂，一次次地砌筑起来，又一次次地毁灭了。

我还是回到了新兴，回到那座叫岑巩的崭新的县城。

随意在街市上走一圈，然后来评说这座崭新县城，那总是困难的，也是白搭。所以，我总是思索从思暘迁往新兴的那一种决别的阵痛与欢乐。

对于一座古城的眷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一座新城的想往，则需要一种慧眼与勇气。当岑巩人还在思州那儿沉迷于自己历史的久远之时，新兴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一片荒山野岭。舞水白白地流过了，列车轰轰地滚过了，汽车穿流如水，而村落还是村落，荒山依旧是郁郁葱葱。

时间和空间总会有凝结成点的时候。总是有一批独具慧眼之人。那是一种足智多谋的人，一种特别能够把握时间和空间的人，他们描准了新兴那片广阔的荒山野岭，描准了舞阳河和那些通向山外的交通大动脉。一次重大的决策由此敲定了，一座古老的县城的命运由此得到彻底改变了……一次阵痛，也是一次希望！

孟子说：天时，地利，人和。真的言之有理！当历史的足音踏向2001年2月24日的时候，岑巩县城顺应民心地迁到了新兴。由此，一座5万多人口，用地达5平方公里的集商贸、旅游、服务和农副产品加工于一体的综合城市在一片荒野上升腾起来。

我怀揣着岑巩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函柬，走过十里长街。车来人往，新楼林立，一派繁华景象。当我又一次来到那处桥头的时候，我俯望着舞水，额间闪过消隐的王者，闪过思暘镇上城墙楼垛，亭台庙殿，闪过旧时的仙乡。而与目下的新城一比，真是何等黯然失色！

或许，人类一开始，就设想着自己的天堂了。那是人类寻求福祉的寄寓。所以，我们要等待的是100年，200年，更久……岑巩人拿到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而那把钥匙，是从2001年2月24日开始锻铸的啊！

# 贺龙军长在岑巩

柳文坤

一九三六年元月，一支穿灰布军装，头戴红五星军帽，脚蹬草鞋的队伍从玉屏方向开进了岑巩县的水尾地区。

此前的天阴沉沉的，寒风怒号，冷雨纷飞，黄泥路稀烂稀烂的找不着下脚处。可是这支奇怪的队伍一进驻，多日呼啸不停的寒风悄无声息了，久久不见的太阳突然从厚厚的云层中钻了出来，把浓浓的暖意毫不保留的洒向人间大地，黄泥路也渐渐变得坚硬起来，人们感受到的是无比的温暖，说不出的愉悦舒畅……

这支队伍走到胡家铺就驻扎下来了，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格外惹人眼目：高高的个子，宽宽的大脸上浓浓的剑眉下镶嵌着一对似乎能望穿千里的明亮大眼，满嘴的胡子黑得晶亮晶亮，再刁上一支大大的烟斗，真是说不出的帅，说不出的英勇之气。穿灰布军装的人都叫他“贺军长”，许多的兵不时的向他敬礼报告这报告那。他的回答既声若洪钟又简洁明了：“好！”“知道了！”“行！就这么办！！”

贺军长的军部就设在胡家铺新屋的胡春生家。这是一家四合院的房屋，主人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寨上的许多人家都是人去屋空，留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所致，他们说贺龙的队伍是杀人不眨眼，惯于打家劫舍，共产共妻的妖魔鬼怪！这样的队伍谁不害怕谁不闻风而逃呢！

但是，人们意外的发现，这支队伍既不杀人也不共产共妻。他们不是住在人家的屋檐下，就住在人家的过道里。连贺军长都是睡在

胡春生家的过厅的木床上,而不去睡主人家内房的大床,他的几个警卫则睡地铺。有几个兵把发报机安装在胡春生家隔壁的胡金生家,长长的电线从胡金生家牵出来,再牵到路旁的两株古树上,象刺破青天的两柄利剑。胡春生家最是热闹,进进出出的官兵们川流不息。贺军长的每一句话就象一道圣旨,不管是什么样的指令,他的队伍都不折不扣的执行,真正的军令如山倒。

这支队伍纪律非常严明,对老百姓不但秋毫无犯,还彬彬有礼。需要大米、青菜、白菜、萝卜什么的,都轻言细语的与人家按质论价,付了钱再拿走,没有一点儿强买的意思。对那些孤寡老人,穷苦百姓,还帮人家砍柴挑水,问寒问暖,关爱有加。有人还见到,贺军长亲自将一件军大衣,几块银元送给一个躺在床上不能下床的老太婆。

在胡春生家干木工活的黄友晚父子,因为是穷汉,所以就没跑,反正是人一个命一条,人一横下心就什么也不怕。谁知,这支穿灰布军服的叫“红军”的队伍,个个对他们都亲热极了,不光请他们一起吃饭,还送他们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尤其是那个“贺军长”还和他们父子亲切的拉了一晚上的家常。胡春生后来就有了炫耀的资本,他对人们说,贺龙真是了不得,不但对人和善、亲切,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连水尾这个地方叫“龙鳌里”,以前属“武陵郡”、“思州府”管辖都知道,还说“思州砚”是名砚。胡春生还告诉乡亲们说,贺龙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打天下,谋幸福的队伍!见人家有些不信,就直白了脸赌咒发誓:“哪个哄你们是龟儿子!这可是贺军长亲口说的!”

贺龙的这支一万二千多人的队伍在水尾一带住了三天,于元月11日的清晨,神秘地往江口方向开拔了,他们留下了许多的标语,许多亲民爱民的千古佳话。

# 冯其庸倾情岑巩山水

黄透松

誉名国宝——思州石砚之乡，今名之岑巩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富饶肥沃而又闭塞遥远，文化悠远而又具现代气息，山川秀美而又拙野荒凉……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令人向往。

古名思州的岑巩，地处黔之东缘，湖西边陲，舞水之滨，居于武陵与苗岭山脉接壤丘陵之处，文化历史悠久，是西南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先发地，曾频置夜郎、蛮州、峨山、思州、思县等等。

相传古代季仲就使用过这里盛产的蛮溪石砚。殷商周时期地属荆楚。中国音乐始祖钟仪，因罪成囚，楚王将其贬至边疆，钟仪析梦获县曰思县，留下传世诗《水牯子》云：“雕弓白羽猎初回，薄暮牛羊复下来。梦水河边草初伏，黑山峰外阵云开。”说来也巧，岑巩磨（梦）寨钟氏家藏线装老谱，竟然载明上溯几十代老祖先钟仪、钟子期的大名。“白牙鼓琴，高山流水遇知音，”想不到钟子期也住过思州，白牙千里迢迢不定期到思州这个苗岭深山相会，子期继承先辈钟仪高深音乐天赋的成就而成为传世典故。1999年还在新县城出土一件春秋乐器甬钟文物。甚至还有秦始皇派遣率领八百童男童女东渡日本为其寻找炼长生不老丹的徐福，徐氏家谱记载也是思州人。更有“砌

石建都中木召,夜郎鬼国也”记载。至今尚有数万平方米的夜郎国都古迹,并出土有殷商牛头、衡权等文物。据砚史载:蛮溪砚曾为东晋大书法家、文学家王羲之所珍爱收藏,竟遭小偷盗窃拿走。东晋传入思州境的朝皇傩(即宫廷傩)《喜傩神》,至今民间还进行演出,成为中国的戏剧“活化石”。思州田氏从隋开皇二年(582年)起,世袭黔州、思州土司官八百多年,至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伏诛革罢置贵州行省止。还有武则天中书令裴炎被斩而牵连的外甥牛腾,遭贬牂牁夜郎为建安县承时,大布释赦,先后建峨山、鳌山、天罡、迴龙等四大名寺。思州鳌山寺通慧禅师奉诏赴京城为李隆基皇帝治愈疾病,帝“赐金帛不受,赐白马还山,后不知所知”。相传李白长流夜郎住过木召,著有一诗云“人流万里外,醉在一杯中。夜郎京城远,暮朝待春风”,并有《望木瓜山》诗描述的景况也类似木召城景。宋代陆游任夔州通判,管理过思州,对蛮溪砚精心记述,苏东坡喜获思砚视为“珍璧”,米芾(画史称米家山)见之下拜,黄庭坚也收藏有一方蛮溪大砚。思砚列为贡品,康熙皇帝纳作御砚。还有陈圆圆魂归思州等等。上述这些,尽管其中可能也有后人穿凿附会的神话,也是历史生活的一种曲折反映,招引不少史家、名家前来探幽考秘,冯其庸教授正是其中之一。

1985年10月23日,重阳节的第二天,雨后初晴的下午3点钟,岑巩县委办杨永彬奉令传送施秉县委的一个电话通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冯其庸教授一行七人专程岑巩考查古思州,特别是陈圆圆墓,还要到湖南怀化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会”。县委、政府研究确定叫笔者认真进行接待。当时笔者正在进行《岑巩县志》编写工作,又是刚刚接待贵州省长王朝文和铜仁专署袁专员视察岑巩灾情、农业生产及游览一万六千多米长的思州万佛长廊溶洞风光,忙于汇报总结材料,于是只有甩开日常工作转入接等冯教授一行。真是天公作美,小雨转晴,找来曾学过摄影的杨秀勇同志一块进行专门接待。遵照冯教授的要求,笔者把岑巩文物普查、思州历史变迁简况及名胜风光景点作了汇报,并带领观看了古思州

八景的“玄宫倚壁”、“一山拥翠”等迹址,浏览了“天星梯田风光”、大树林“钝铎”点、贺龙军长长征时的住扎地胡家铺等名胜风光点,欣赏了“岑巩溶洞”、“龙鳌河风光”、“中木召夜郎国都”、“岑巩文物”等彩色照片。冯其庸教授对岑巩县境的风光名胜给予高度评价,并欣然挥笔题了“人间天上”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还书写了“龙鳌河风光”、“观音阁”等景名大字作留念,经笔者的请求,还为《思州风物志》题了书名。

24日,车轮滚滚,前往水尾马家寨,山区道路,坑凹不平,颠颠簸簸,从窗外辽望,天空晴朗,枫叶红韵,一路车上,冯教授提问,笔者滔滔不绝地汇报发现陈老太婆墓的经过及马家寨之谜等等。不时冯教授对笔者进行鼓励,谈到做学问,要多调查,勤积累,天上之雨,滴滴汇成江河流入大海,要有直奔大海不复还的坚忍不拔精神。车到水尾大树林,马路坑深,车不能前行,距马家寨还有四五华里路,冯教授带头下车步行,他身上挎两部照相机,一部美国产品,一部炮筒似长变焦距的照相机,比较沉重,随行人提出帮他背背,他坚持自己挎着,便于随时摄影。按笔者所指马路,他一直走在前头,连笔者这个比他还年小近10岁的人都跟不上他。一进马家寨,片刻不息,马上进行摄影拍照,彩片、黑白片各一种。据笔者当天日记载:摄有吴氏祠堂1张,马家寨全景1张,马宝墓、吴启华墓各1张,陈圆圆墓、狮子山群墓、大树林景致各2张。他说:这里的陈圆圆墓,虽然目前不能定案,但作为研究很有价值,还需要做过细的工作,只要获得一片“御字薄”文物就可以定案。他还动员笔者辞去官职,专门到马家寨把几百冢吴氏墓碑铭文全部抄录下来,再广泛深入调查,认真研究,花五年时间可以破解马家寨之谜……

冯教授在岑巩考察期间,他那种深入实际,不辞劳苦,调查研究,严谨治学的精神极大地鼓舞着笔者。在百忙中冯教授还挥笔写下诗二首:

一路看山到米家,青螺十万尽轻纱。



婵娟不是羞人面，舞罢霓裳鬓已斜。

山回路转翠重重，扑面青葱十万峰。

今代画家谁国手，丹青泼满黔西东。

并且还书赠给笔者：“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透松同志正字。冯其庸。”的条幅作为留念。

通过短暂迎送接触冯教授，当面得到言传身教，以及后来得知这位老人，从1986年62岁起，又沿着唐代和尚玄奘西天取经的路线，花了整整12年时间完成西部行，取得可喜成果。他这个农村放牛、砍柴、干过农活的贫家子弟，也不是香书人家出身，经过孜孜不倦、敬业奋斗而成来诗人、书法家、画家、历史学家的中国大家风范，令人敬佩，鼓舞着笔者对陈圆圆魂归思州之谜不断进行调查，为此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肯定的冯其庸的为人为文之道深深地影响着我，还将继续着。